

# 看古人吐槽

子曰：“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，从我者其由与？”子路闻之喜，子曰：“由也好勇过我，无所取材。”

这是《论语·公冶长》篇中的内容。意思是，孔子说，大道不行，我就乘木排漂流四海，只有子路会跟着我吧？子路非常高兴，没想到孔子还有下半句：子路比我胆肥，此外没啥用。

这大概就是“神吐槽”。

孔子的弟子颜回也是段子手。据《论语·子罕》：子畏于匡，颜渊后。子曰：“吾以女为死矣！”曰：“子在，回何敢死！”

意思是，孔子被囚在匡地，颜渊赶来。孔子说：“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”颜渊说：“您没死，哪轮到我了？”（历代释为颜渊对孔子的深情，不妨幽默解读）。孔子曾开颜渊的玩笑：我讲了一天，他也不争论，跟傻子似的，可他回去研究，却有发挥，看来他也不傻啊。

中国自古擅幽默。林语堂曾说：“幽默，尤其亚洲式的幽默是知足悠闲的产物，而中国所有的知足和悠闲，超乎寻常之量。”

也有人觉得，对吐槽应有雅量。其实，这涉及吐槽方法的问题。

现代人吐槽，应坚持两点：其一，多针对公共事务，少及个人；其二，多自嘲，少责人。

孔子基本坚持了这个原则，只是时代变迁，吐槽渐失本义，原本快乐的吐槽，也变得让人不快起来。

## 韩非子是战国“吐槽王”

在《诗经》中，便有不少幽默的句子，在《卫风·淇奥》中，还提出幽默原则：“善戏谑兮，不为虐兮。”

比如“不稼不穡，胡取禾三百廛兮？不狩不猎，胡瞻尔庭有县貍兮？彼君子兮，不素餐兮”，最后两句“君子们，别白吃饭啊”，迹近调侃。在当时，人们主要的幽默手段是拟态，即以扮演对方，显其荒诞。

比如《庄子·胠篋篇》：跖之徒问于跖曰：“盗亦有道乎？”跖曰：“何适而无有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圣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后，义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备而成大盗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”

盗跖的徒弟问，怎么当好强盗，盗跖提出应具备圣、勇、义、智、仁五种素质，不过是抢东西先上、分赃公平之类，显然在讽刺孔子。

再如《吕氏春秋·淫辞》中，记了一个段子：澄子丢了黑衣服，到处寻找，见一妇人着黑衣，便去抢夺。妇人说：这可是我的衣服啊。澄子说：我丢的是夹衣，你这是单衣，我已经亏了，你咋还不满足？

先秦诸子中，韩非子堪称“吐槽王”，《郑人买履》《刻舟求剑》《守株待兔》《买椟还珠》等都出自《韩非子》。

这些段子只讲大道理，不针对个人，但古人也逞口舌，如《庄子·列御寇》，庄子临死前对弟子说，死后不用埋葬，以天地为棺即可。弟子担心乌鸦吃掉尸体，坚决要厚葬。庄子反问：你怕乌鸦吃了我，就不怕蚂蚁吃了我？

## 司马迁为何看不上东方朔？

相比于庄子等，孔子吐槽更温和，也更强调三观。

子贡问孔子，有块美玉，藏起来还是卖掉。孔子积极入世，主张卖掉，可他却以叫卖腔回应：沽之哉，沽之哉！犹今地摊的“走过路过，不要错过”。

有人问孔子有何专长，孔子开玩笑说：“我是擅射箭呢，还是擅驾车？那就擅驾车吧。”孔子55岁到郑国，与弟子走散，路人说：“东门有个人，额头像尧，脖子像皋陶，肩膀像子产，腰以下比大禹短三寸，狼狈不堪、没精打采，像条丧家狗。”

孔子知道后，笑说：“说我相貌，不一定对，但说我像丧家狗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”

孔子对吐槽的态度，影响了两汉儒生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便记了许多段子，但《史记·滑稽列传》未收入搞笑大师东方朔。

东方朔本齐人，19岁便能背诵22万字的儒家经典和22万字的兵书，当时“山东贤士”尚“西游”，东方朔成年后也到了长安，因身高九尺、仪表堂堂，被重外貌的汉朝“拜为博士”。为了上位，他骗宫中侏儒说，你们对国家无功，皇帝要杀掉你们，快去求情。众侏儒上当，围住汉武帝痛哭。汉武帝知道东方朔在捣鬼，问他原因。东方朔说：他们才一尺高，我九尺高，却拿同样工资，我快饿死了。

汉武帝哈哈大笑，给东方朔升了官。

对于这种为个人利益而搞笑，司马迁深感厌恶，他称赞优旃、优孟等身份低微者“伟哉”，不愿提甘当弄臣的东方朔。（此说有争议）

## 吐槽变成互相挖苦

东汉灭亡后，天下三分。士人各为其主，不再坚守吐槽的底线。

据《三国志》，刘备派谋臣伊籍出使吴国，孙权说：“侍奉无道之君挺辛苦啊。”意思是刘备无道。伊籍却说：“刚磕个头而已，没啥辛苦的。”意思是孙权才是无道之君。

其时战乱不已，有力者割据，他们出身不高、文化有限，用人只看能力、不论斯文，吐槽遂入洼地，甚至还有不少是人身攻击。

诸葛亮的哥哥、吴国重臣诸葛瑾脸长，宫廷酒席时，孙权竟让人牵驴入场，驴脸上写“诸葛子瑜”（诸葛瑾字子瑜）四字，举座皆笑。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取笔，添上“之驴”二字，方化解尴尬。

三国魏晋重门第，吐槽变成炫耀，只要身份高，再无聊的玩笑也敢开，绝不考虑对方感受。身份差不多时，开玩笑便成抬高自己的手段。

西晋名臣王浑一次与夫人钟氏共坐，看儿子走过，王浑说：有这么好的儿子，该知足了。钟氏开玩笑说：如果当初我嫁给你弟，生的儿子更好。

东晋名臣谢尚8岁时以聪明著称，一次随父赴酒席，大家都说：这孩子简直是当代颜回啊。没想到谢尚回应说：你们又不是孔子，哪里分得清颜回？

当时连皇帝说话都不着四六。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因皇子司马昱诞生，遍赏群臣。臣子殷羡说了句套话：“皇子诞育，普天同庆。臣无勋焉，而猥颁厚赉。”司马睿却回应：“这种事，怎么能会有你的功勋？”

## 李白曾拿杜甫寻开心

唐代重归统一，但低格调吐槽的陋习未改。

一次唐太宗宴请近臣，名臣兼国舅长孙无忌见欧阳询瘦，便挖苦道：“耸膊成山字，埋肩不出头。谁家麟阁上，画此一猕猴。”欧阳询反戈一击：“缩头连背爨，漫裆良肚寒。只因心浑浑，所以面团团。”讽刺长孙无忌太胖。唐太宗看不下去，提醒道：“你不怕皇后听见吗？长孙无忌可是皇后的哥哥。”

唐玄宗时，将军刘文树相貌似猴，唐明皇竟让黄幡取笑他。刘文树事先向黄幡行贿，黄幡答应不提像猴这件事，于是写诗道：

文树面孔不似猴，猴面孔强似文树。

意思是刘文树不像猴，猴比他长得好。

这种拿生理缺陷开玩笑的恶习，在唐朝很流行。官员崔思海口吃，他的表弟杜延业跟别人打赌说，他能让崔学鸡叫。对方不信，杜便抓起一把谷子，问崔是什么，崔思海上当，发出“谷谷谷”的声音。

随着科举发展，唐代逐渐从身份社会转向平民社会，幽默精神渗透到日常生活中，李白曾写诗和杜甫开玩笑：饭颗山头逢杜甫，顶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

杜甫也写过“知章骑马似乘船，眼花落井水底眠”，拿贺知章开涮。但唐朝最会写玩笑诗人的是王梵志，比如：

他人骑大马，我独跨驴子。

回顾担柴汉，心下较些子。

较些子即佛门用语“却较些子”，意为“倒是那样有几分对”。王梵志用它表达“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”。

## 苏门弟子喜嘲弄

宋代重文治，社会更世俗化，故宋人尤喜吐槽，其中不乏设计精巧者。

欧阳修与人行酒令，一人说“持刀哄寡妇，下海劫人船”，另一人说“月黑杀人夜，风高放火天”，欧阳修却说“酒沾衫袖重，花压帽檐偏”。众人奇怪，这也差得太远，欧阳修说：喝到那程度，前几件大罪也就犯了。

一次沈括正在浴盆中洗澡，刘贡父看到，大哭说：“死矣，盆成括也。”盆成括是孟子的弟子，想去齐国做官，孟子认为他德性不足，劝他不要去。盆成括不听，果然被杀。孟子感慨道：“死矣，盆成括也。”与“盆盛括”（澡盆盛着沈括）是谐音梗。

宋人还有一部分吐槽，趣味低级。

刘贡父给书法家蔡确起外号为“倒悬蛤蜊”，因蛤蜊又名“壳菜”，当时壳、确音近，反过来与蔡确谐音。

诗人张文潜体胖，陈师道写诗挖苦“诗人要瘦君则肥”，黄庭坚则写“六月火云蒸肉山”，张文潜生病了，写信告诉秦少游，秦却写诗挖苦“平时带十围，颇复减臂环”。

苏门风范，大抵如此。因苏东坡就爱恶作剧，有人写诗“叶攒千口剑，竿耸万条枪”请他评价，他立刻抓住漏洞：“十根竹子长一片叶，真乃非凡之物。”

自宋以后，这种士大夫式的、居高临下的吐槽开始流行，《西游记》中，孙悟空反复嘲弄猪八戒，即属此类。

## 元明清三代用吐槽表达失望

元明清三代，因深层问题长期未解决，人们只好用吐槽表达失望、不满的情绪，使吐槽不再轻松。

据《雅谑》载，太监谷大用所到之处，官员多被其辱。某县令拜见，谷大用问：“你的乌纱帽从哪来？”意思是从太监处来。县令却说：“是我用三钱五分白银，在王府前的小市场买来。”谷大用哈哈大笑，不再刁难。县令退出来后说，太监性阴，一笑便装不出威风。

明代世风浇薄，《时兴笑话》记了这么一个段子：一人在朋友面前捉着一虱，欲装体面，故丢下地，啐曰：“我只道是个虱子。”其友从容拾起来看，曰：“我只道不是个虱子。”

明代末年，吐槽已近于骂，如《山堂肆考》记录的段子：

王知训帅宣州，赐宴，伶人戏作一神，或问何人，答言：“吾是宣州土地。”问何故到此？答曰：“王刺史人觐，和地皮卷来。”

赵南星后将它收入《笑赞》中，别有深意。这类吐槽在清代也很盛行，所以鲁迅先生认为中国无幽默传统，“非倾向于对社会的讽刺，即堕于传统的‘说笑话’和‘讨便宜’”。

中国有漫长的幽默传统，历代均有擅吐槽的前贤，关键是如何去除其中低级、落后、反文明的部分。（据《北京晚报》）